

几乎消失的民俗： 开秧门

秧指稻秧。从“开秧门”这个民俗中可以窥见家乡父老乡亲对于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企盼。

有人居住的地方才有门。“秧门”当然就是秧的住所，我们的先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将农事的金贵无限提高，似乎那绿嫩嫩的秧苗是一位朴素青衫打扮，庄重典雅的少女，她现在长大了，成熟了，坐于绣楼，待字闺中，等待男方家人敲锣打鼓开门迎娶。

“开秧门”的日子也是请了高人择选的黄道吉日，根据生辰八字算出来的天作之合。在我乡亲们的百倍呵护下，玉立亭亭、满面春风的秧姑娘，只等“泥融飞燕子”的大田把她们迎娶过去，在那里开枝散叶，花果飘香，兑现一畴生活的金黄色预言，像女娲造人似的奇迹般结出胖嘟嘟的万子子孙。

小孩盼过年，大人望插田。这句俗语也从骨子里道出了父老乡亲们对于插田这个农事的倍加珍重与对美好生活的不尽期盼。

我父亲告诉我，开秧门一般在谷雨前后。谷雨可以说就是专门为播种设定的一个节气，一份专门赐予田野谷物的雨。想象都不能有半点怠慢，所以乡亲们总说“春雨贵如油”，这春雨当然可以狭隘地认为是谷雨。一个节气的雨足可以让我们种下所有庄稼。“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诗人张志和的心中，农人们为了农事农时，斗笠都被青秧同化了，蓑衣都染成了绿色，斜风细雨活脱脱就是他们的修炼成为，是对他们这种执着追求精神的润化，人与自然几乎合而为一了。

父亲说，“开秧门”一般都要举行仪式。仪式由主人家带领请来的帮工——家乡每个人都是帮工，又同时都是主人，大家相互帮，相互助，共同丰收——一起来到秧田边进行。多数人家都请有鼓手，平常人家请一两个鼓手，大户人家有的请三四个鼓手。当大家到达田埂时，鼓手便击鼓，帮工们则在鼓点中脱下鞋袜，撸起袖子与裤管。谷雨时节天气虽仍有寒意，但它挡不住大家那份美好的心情与企盼。主人问，冷吗？这怎么会冷！得到的是反问不需要回答。

一般第一把秧苗由主人家最长的男丁下田拔出，有的人家为了隆重还请来自己屋场的户尊（德高望重的长者）为其拔秧。

此时鞭炮齐鸣。撸起袖子与裤管的主人或户尊便笑盈盈走进秧田。

其实，拔秧苗也是一项技术活。由于秧苗十分娇嫩，拔不来的往往把秧苗扯断了，而秧苗的根却还在田里丝毫不动。我就做过这样的事，秧的半截身子与根被我拔得四分五裂。父亲于是大发雷霆，叫我快滚。我虽委屈，但心中还是暗暗高兴，因为正好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到田间地头与伙伴们一起玩。

我是后来在田里拔草时，三哥教熟我怎么拔秧苗的。他告诉我，你要用手握住秧的根部，轻轻而又有力地斜着往上扯。一定不能用力过猛，那么嫩绿的秧，像刚出生的小孩子，哪经得起你野蛮死劲扯呢！他还指着手边的草说，就像这根草一样，你捏着它的身子一拔一个断。当然，你也不能把手指深入泥中，那便不是扯，是挖。那样带出来的泥太多了，等于这块田的土移到另一块田里去，挑秧苗的人也挑不动，插田的人也无法插田了。

主人家拔了第一把秧苗后，大家便开始下田拔秧。秧苗备齐后，主人便会在田坎上带头唱起秧歌，田里的插秧人也齐声和唱。秧歌都是流行本乡本土的民歌，现编现唱，或景或情，或雅或俗，大家图个热闹，唱个开心，享个吉利。人们在田里随着鼓点的轻重缓急，你追我赶。每一个人栽插的宽度基本就是自己身子稍宽的宽度，一直延伸到田边，如一条长龙。大家因此便暗暗较起劲来，这种暗暗较劲俗称“赛龙”。如有人手脚慢了，速度落后于众人，很容易被围在田中，那就成“困龙”了。被困住的那条龙晚上要被众人罚酒。也有相互帮衬的，比如在一起插秧的邻居正好是自己的好哥们姐们，他帮你多插一棵，带你一把，那就快多了，那也就困不住了。

其实，在我家乡，到了“开秧门”的时节并不是一家一家单独在开，整个村子很多人家在开，有一种争芳夺艳的架势，拔秧的、挑秧的、插秧的、平田的、撒肥的、荷着锄头放水的、送茶送点心的、买菜烧饭的，整个冲坂与整个村庄都热气腾腾，甚至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也不过分。我在想，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我一定能画出比唐寅那幅《江南农事图》更地道更灿烂的作品，我或许就叫它《开秧门全图》。

我当然知道唐寅的这幅画价值连城，其功夫周到，笔若游丝，细腻而生动，其意境令人回归田园，在山村水郭，如闻牧歌。但唐寅在这幅画中既画出了农夫水田插秧，也画了渔夫撒网捕鱼。这让我匪夷所思。我家乡这个时节不可能还有人去打鱼，全村男女老少真正的赤膊上阵，草木皆兵，哪有工夫去撒网捕鱼呢！

不过我喜欢唐寅画中那几句题款：“四月江南农事兴，沤麻浸谷有常程。莫言娇细全无事，一夜缦车响到明。”一夜缦车响到明，他讲的是江南的四月，而非开秧门插田这一件事情。我的家乡在江北，但一直是一派江南景象。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信笔扬尘

念 远

张旭光

年前，在乡野里，看到姨娘家那一架孤单、空寂的鹅棚，突然就觉得特别有味。远远地看，苍然、冷肃。当然，这全赖一个“远”字，近看就不像个样子了。

念远，成为一种习惯。

越来越喜欢模糊、温厚、浑然、影淡的感觉。这是一种远的况味，遥遥迢迢杳杳离离又悠悠茫茫。在某个暮晚，立在窗前，近看芭蕉，寡淡无味。远观一株落叶刺槐，高木冷黑，枝丫像天空陈旧的疤痕，极目远眺，便是那日暮苍山远，越看越悠然。择个冬雪天，读林冲。那个彳亍的孤客，向着浩茫的芦花荡迤邐前行，远远望去，白皑皑的大雪里，一个黑点，不见肩挑的花枪，却更见英雄的模样，似一枚白素上的图腾。即便是春天盛大的气象，也总



◆人间小景

父亲的网购瘾

王承舜

87岁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庄稼人，但在乡下算个文化人，当别的老人还捧着老人机发呆时，他已手握智能手机，玩得亦乐亦乎。

起初，他热衷于在各种老年平台上游走，养生讲座一场不落，可我们发现，他并非真听养生知识，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堂课后都有抢红包环节。每天能抢个几块钱，他便喜形于色。后来，他转战其他平台，四处抢红包，乐此不疲。可玩久了，手机内存被各种广告链接和垃圾文件塞得满满当当，常常截来截去毫无反应。这时，父亲便拿着手机，满脸无奈地找到我们，“帮我清理清理，手机卡得很。”

父亲对网购的好奇心，源于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儿孙。每次我们网购寄东西回老家，他便骑上那辆老式单车，颠颠

◆山河故人

春色清浅

任随平

好春色走在路上，好景致就在脚下。漫步乡间小路，不小心就碰到一处好景致。好景致是拱出土地的草芽，是草芽儿鹅黄嫩绿的风雅，是一只土拨鼠身上散发着的湿漉漉的春天气息，是村巷里不经意走出来的一头牛，牛铃声落在从前的诗句中，落在牧童的鞭梢里，落在眼前一亮的念想里。

陪着一处好景致，坐在春风里。想念时光深处的母亲。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而我也正值童年，那时的春天美妙得不可言说。晨间，阳光醒来得早，翻过远山，斜斜地漫下来，柳枝已经绽放新绿，在新鲜浓郁的阳光里婆婆娑娑地闪动着，风轻得像一层游走着薄纱，村庄静谧。我跟随母亲拐出小巷，母亲出门，胳膊上总是挎着柳枝编成的箩筐，箩筐里放着一把或者两把铁铲。一把，母亲锄草，另一把，我铲草也挖土。绕上绳子一般盘伏的山道，来到青色田地。说是青色，那是青绿的麦苗，田畴之

间，一绺一绺的，可劲地生长着。母亲弓身在麦地里，将那些莠草一棵棵铲除，在一株麦苗与另一株麦苗之间，一边铲，一边用手将莠草拾起来，晾在地埂上。后来我想，那些晾在地埂边的莠草，是我文字中的多余部分，母亲的一双手，就是剔除我文字多余部分的剃刀，再后来，母亲的双手就成了人生仰望的旗帜。母亲顺着麦行走，一行一行，整饬如诗。而我，就拿

了铲子，顺着地埂挖麦地里没有的草茎，春天的草茎蓄了足够多的汁液，一铲下去，提出草茎，断茬的地方就有浓浓的汁液结成颗粒滴落下来，我将这或青或白的汁液涂抹在衣角、手背，或者鞋帮上，像新鲜的颜料，涂抹出春天的气息。空了的时候，就仰望穹苍。穹苍高远，如今想来，那高远的穹苍就是母亲守望的眼眸。

那么澄澈，那么宁静。澄澈是丝绸样的蓝，宁静是胡麻花开的忧伤。风安卧在村庄低处。高处的天宇里，



◆人间小景

父亲的网购瘾

王承舜

第一次收到一元包邮的指甲刀时，他举着包裹在院子里转圈，仿佛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后来他开始在网

上买花籽、薰衣草、格桑梅，勿忘我，小小的种子被他分门别类装在玻璃罐里，像收藏着整个春天。门前空地被他开垦成微型植物园，浇水时总念叨：“这是广州发来的，那是新疆寄来的。”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那些花苗渐渐抽芽、开花，小花园变得五彩斑斓。父亲时常站在花园边，看着那些花，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

后来，父亲的网购清单里又添了米、面等生活用品。每次他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母亲总忍不住念叨：“家里不是还有

人是新算一般的人，可都是一些不可逆返的遥远。有时，也看到清晰又远去的自己，大就大到几十年叠加起来的画面，小就小到某个时刻某个永难复制的细节。比如1989年安庆太湖县弥陀镇留竹村的乡下，一个霜打的静悄悄、清爽爽的清晨，雾气弥漫，炊烟婀娜，柴火在灶膛里噼噼啪啪地炸响，七龄童的我，站在猪圈里用干树枝挠猪鼻孔，内心的幸福冷冷作响……

也许，很多人心里都有片远地吧。近处的人事，日日照面，却既熟悉又陌生，既真实又虚伪，既繁复又空洞，既宏大又逼仄……多有负累感。现在，一部手机，便装着一个世界，分分钟秒即能去向无限，所有的距离越来越近，却又越来越远。从前，一个人一辈子也走不完一条山路。即便是拎一包砂糖去看生病的亲友，也得走上半天，喝着茶呱呱天，半天又去，很远却很近。

近处的生活有如赵佶的画，精细到毫末，难免一拳之隔的压迫感。但我更喜欢散淡的水墨，留点空远，念念，便生出欢悦来。这倒是令我想起一句漫天飞的话：诗在远方。

且去远观，莫不多有销魂处。



吗？非要去买。”父亲却笑呵呵地说：“网上买划算，还能自己选，多好。”

如今，只要接到快递到站的短信，他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推着那辆旧单车，匆匆出门。有时一天要跑两趟，累得气喘吁吁，可他却说：“不累，不累，取包裹的事儿，有意思着呢！”有一次，网购的大米被错发到邻镇，他急得在电话里跟快递员理论，听力不好的他，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我是曾各庄的老王头，不是王各庄的老曾头！”当听筒里传来嘟嘟的断线声，他还举着手机喂个不停。

暮色渐合，父亲常躺在竹椅上翻看物流信息，智能机的荧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晚年闲下来的他，似乎很享受等快递、取快递、拆包裹的过程。有次我忍不住问：“爸，您到底图个啥？”他摩挲着新到的紫砂花盆，笑得狡黠：“你小时候等过年新衣裳，不也是掰着指数日子？”

忽然惊觉，这方寸屏幕里的江湖，盛着父亲永不褪色的好奇心。智能手机改变的不仅是父亲的购物方式，更重塑了他与世界的连接。那些穿梭于山间公路的快递车，载着的何止是商品？分明是一位耄耋少年对世界的热望。

浮着鹰。至今，我对浮在高处的鹰心生敬畏与神奇，我猜想它们的身体里一定有一把打开的软梯，它们才能在空中安静打坐，像一页撕下来的练习册封面，有灰色的旧。就这样，它们在高山之上的天空里能打坐一个上午的时光。或者，一天。甚至，我永远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从天空中扯下来，去了别处。

当我从遐想里回过神的时候，我在这边地头，母亲在那边地头。母亲收拢了一抱一抱的晒蔫了的莠草，一层一层塞进箩筐里，瓷瓷实实，将右臂掏进箩筐，斜着身子挎在腰间。这些晒蔫的莠草是驴的草料。驴的毛色总在春天里黝黑鲜亮，全凭母亲一篮一篮的莠草喂养。

顺着蜿蜒山道下山。村庄里已然升腾起袅袅娜娜的炊烟，在人家屋顶萦绕着，灰灰白白，后来，我把灰白色的袅袅炊烟想成是母亲的发丝，在我的念想里飘扬。

此刻，我攥着一节春天新生的草茎，坐在童年的那条地埂边，想念我陪伴了四十四年的母亲，母亲的手中了铁铲，少了扬起来随风而散的莠草。母亲搬了新家，住在一生劳作的这块麦田深处。阳光顺着地埂溜下来，暖暖的，像母亲的疼爱。

我还想跟着母亲顺着地埂再走一次，可那个春天，已经走远，灰灰旧旧，像一页照片，在风中游走，一如这清浅春色。

鬚 匠

张 港

五花草能让牛羊甩开嘴了，铃铛麦尖尖朝天，将要晃出铃铛。牧人们将一岁小马拢到一起，草地上烟尘滚滚。这天就是剪鬃节。牧人向德高望重的老人敬酒、献哈达，然后托盘子将大剪子交给老人。剪子人人会用，这是对老人的敬重，这是仪式。骑手将马驹套至剪鬃老人跟前，致祝词，向马驹泼洒奶酒，脑门抹奶油，然后就开始剪鬃。所有的马驹全打完了鬃，就是摔鞍、赛马、喝酒、唱歌。打鬃节其实是马驹的成年仪式，成年马一般就不再剪鬃了。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专门剪马鬃的鬃匠。

清朝时，草原至京城有条驿道，来往的是信使、官人、商客。

驿道边，坐个老头儿，老人自称鬃匠，坐皮口袋上，唱着“鬃毛涂油似的光亮，体格如石头一样健壮……”眼睛盯着过往的驿马。有的马，他说得剪鬃了，要丕的，会生毛病。有的停马要求剪鬃，他却说剪不得，再等一个月。过客多是对老人笑笑：剪鬃节是有，但是没这么剪的。

将军便装简行，由京城回省城，在驿站住下。他听了一阵子，与老鬃匠贴近聊天。鬃匠说：往南走越走越热，正是春天，马肝火旺，鬃长怕怕热了肝。往北走，天还冷着，早剪了鬃，寒气进肤容易得病……

将军品咂出味道，牵出自己的坐骑。说：“老人家，您看我的马，要剪鬃不？”

将军之马长鬃拂地，威武异常。老人道：“此乃非常之马，将军之马，只是，这鬃非剪不可。”

“好眼力！可是，此马跟我久经战阵，从无闪失，为何要剪去威猛之鬃？”

老人说：“如此长鬃，拼杀起来，马打盘旋，万一一捎上刀尖，兵刃差了准头，那可要出大事。事有万一，非剪不可。”

将军问：“要多少钱？”

“从不要钱，只将鬃毛留下，换些茶饭。”

将军说：“可愿意到军中？”

“年老体弱，怎能从军。”

“你跟着我，别的甬问，只管剪鬃，也是为国家效力。”

就这的，老鬃匠到了军中，归粮草官旗下，吃上俸禄。营中窃窃私语，有说这老头子是军中累赘，有说这老头子是将军亲属，将军这事办得不亮堂。

说说仗就打起来了。大军西征，士气正盛，战马正壮，队伍挺进沙漠。

鬃匠找将军说：“今春水大，虻子孳盛，要全部剪鬃，否则虫藏鬃下，吸血钻肉，却痼撵不去，军马恐有危害。”

将军下令：全部剪鬃。

将领们心中忿忿：我等久在军旅，杀敌无数，却要听个糟老头子摆弄，这算什么道理？左路军硬是没有听令剪鬃。

不多日，左路军有马炸群，乱了行阵，跟不上大队。官佐们这才稍稍知道鬃匠的厉害。

将军升帐，老鬃匠位列粮草官之后，每将散会，将军必问鬃匠可有事情。

鬃匠天天无事，大车上铺只松软的装鬃大口袋，骑上晒太阳，唱着歌，再就是喝茶，再就是睡觉。军中戏称一不站哨，二不搬运的老鬃匠为“鬃路将军”。寻机跳上大车，在松软的大口袋上踩一踩、躺一躺，盘算着口袋里的马鬃能换多少酒喝。

一战又战，士兵疲惫，马匹羸弱。前方探报：敌军杀来，从马匹扬尘看，人数众多，甚是强壮。将军下令撤退。

退进一片树林，并未见敌军旗帜烟尘。将军下令稍息。

将军左右寻不见鬃匠，问粮草官。粮草官说：“敌情突然，撤退急迫，顾不得也。”

将军大怒：“怎可扔下老人！快快去找。”

这是迎敌找人，粮草官叫苦不迭，正在踌躇。探马来报，远处单独一挂大车向这边来。

众将奇怪，只见一辆马车悠然而行，车上躺着一人，正是鬃匠。

粮草官抽刀怒对老鬃匠：“敌军就要杀来，你这等悠闲，可是引导贼军？”

鬃匠起身道：“敌军不会来了。”

众将惊讶：你怎知得？

鬃匠道：“我已将口袋一一扔下。他们不会来了。”

“口袋？”

鬃匠缓缓道：“上次剪鬃时，我军马膘肥体壮，鬃里带油，润泽光亮。敌酋狡黠多诈，又最懂马，他看到马鬃，认为我们兵强马壮。兵强马壮却撤退，定有埋伏。于是，不敢进兵。”

将军哨看远方，道：“我得姜尚姜子牙！”

